

飞云裂谷

长篇小说



姜群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飞云裂谷

长篇小说

姜 群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RAU35/17

飞云裂谷

姜 群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2插页 216千字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-2000

ISBN7-5329-1368-6

1·1204 定价:10.80元

1

黄昏时分，钟鼓楼的时钟伴随一阵火车进站时产生的轰轰疾风声，闷声闷气地响了六下。暂时平静的车站内外，又人声鼎沸起来。成群叫卖的小贩、洋车夫、出苦力的小伙子，接客的亲朋好友，一窝蜂般涌向出站口。但他们只能在离站口约30米远的地方站住，翘首往出站口眺望。火车站出口处整整齐齐站立着一队日本宪兵。他们如临大敌，个个虎视眈眈，注视下车的旅客。出站的人要接受严格的检查，一旦发现可疑分子，立即带走。没有“身份证”的，也不轻易放过。

走在旅客中的高个子年轻人欧阳坤滨，对车站出现的情景有些惊奇。他放慢脚步，心内忖度怎样才能顺利出站。看看前面蠕动的人群，他们脸上都挂着呆板而又略显不安的表情。他推测了一下检查完这些人的时间，神色又很正常了。

对面的人群中忽然有些骚动，几个出苦力的年轻人相互打斗起来，驱使一些小贩、接亲友的人开始向出站口靠拢。三个日本宪兵挥动明晃晃的刺刀，气势汹汹跑来。他们直冲到这些争斗的难分难解的苦力面前，挥舞枪托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没头没脑的乱打。不一会儿，几个年轻人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四处散去。车站又恢复刚才那种严肃、紧张而充满杀机的气氛。

欧阳坤滨看见人群骚动时，心里一阵兴奋，他看见带头闹事

的人是妹夫孙涛，正想伺机闯出车站，不料被日本人一阵乱打，车站又恢复了刚才的气氛，他又感到焦虑。

欧阳坤滨突觉衣后襟被人拽了一下，回头一看是一位年轻漂亮、打扮高雅的女人，正用充满温柔的眼睛望着他。不知怎么，欧阳坤滨顿时让这位风姿绰约的女子弄得神情惶惶，失去了往日那种大方、洒脱、健谈，而无言可说了。还是那女子显出轻盈、大方，朝欧阳坤滨浅浅一笑道：“先生，请帮我拿拿箱子吧！这慢腾腾的检查，几时才能出去，累死我啦。”说完，她放下手提皮箱，轻轻活动着手腕，露出手腕上精致而昂贵的金壳手表。

不用问，这是个有身份而又很有钱的小姐。欧阳坤滨同意了她的要求，把那只沉甸甸的大皮箱提在手上。

“先生，请问您的尊姓大名？”她的声音很美，给人一种置身于乐感很强的境地。

欧阳坤滨回头一笑，已经不是刚才那种心意恍惚、有点发痴的样子。像是有意对她开个玩笑，他把皮箱放下，用中指和无名指从很有讲究、很有绅士风采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喷洒着香水的镭金名片送给她。她朝着他露出羞涩而不失大方的微笑，接过名片：“哦，原来你是省城有名的商行老板呀！”

欧阳坤滨继而知道这位姑娘是远道而来的上海人，是很有名气的上海一家富商老板的闺秀，叫王艺枝，来这海滨城市串亲戚。自然，欧阳坤滨没有再细问，他也不想知道她的亲戚在这城市做什么。萍水相逢，问话过多，会引起人家的不愉快，或是厌烦；他现在不想离开她，仿佛她万一消失，会给他的处境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。他比刚才更健谈，更显出倜傥的神态，很讨人喜欢的一种风度。

快到出站口的时候，欧阳坤滨又感到心神不定。他看见日本宪兵已经带走五个中国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。他也没有身份证，临来青城时，他和有关人员也考虑到这个问题。但因时间紧，

要办的事情紧急，他就产生临时抱佛脚的想法，要随机应变。他刚才同那年轻漂亮像是很有身份的女人搭讪，就是想结伴而行寻机溜出站口。

欧阳坤滨朝那女人微笑，那女人也含情脉脉看了他一眼。他又朝车站对面看了几眼，刚才来接他的孙涛，此时被日本宪兵撵跑不见了踪影。他想：万一出事，怎样才能应付面前的局面？他又朝王艺枝看了一眼，心想：有这漂亮、高贵的女人在身边，想方设法同日本人周旋没啥问题。万一露出破绽，出不了车站，凭自己一身功夫，也会闯出日本人的包围圈。当他的目光同王艺枝那清澈、天真而富有魅力的目光相遇时，他又感到不该牵连这样一个天真美丽的姑娘，他感到很内疚，不敢再看她。

王艺枝轻轻挽住他的手臂，朝他送来温柔的微笑；他感到有一股温香的暖流，热乎乎流遍身体，他很自然地轻轻勾住她的细腰，两人款款朝出站口走去。

快轮到他俩接受检查时，王艺枝忽然“啊呀”一声坐在地下，娇声哀叫，白白、纤细的手指不断抚摸着脚背。她把脚藏了。

欧阳坤滨急忙弯下腰，表现出亲昵、关切的样子，问她伤势情况。这难得的机会，欧阳坤滨已迅速做出反应，他把那只皮箱迅速送到站外，放在一个日本宪兵面前，才过来安慰王艺枝。这时，一个日本宪兵风风火火走来，欧阳坤滨已经做好应付的姿势，他的那条强有力的腿呈弓形，如果日本人施以武力，他恰好用这动作踢倒日本人，又能迅速跃出车站。但，这个日本人没有靠近他，而是用手指着站外，大声吼道：“快快地走，快快地走！”

欧阳坤滨万分高兴，急忙扶起王艺枝。王艺枝一瘸一拐地走着，嘴里不停地嘟哝：“这脚真痛呀，真痛……”

欧阳坤滨扶着她走出车站，来到那个日本宪兵面前。他提起那只黑色皮箱，同王艺枝朝对面人群走去。穿越这些人，来到马路上，王艺枝舒口气，朝欧阳坤滨嫣然一笑：“欧阳先生，谢谢你，

我的脚不痛啦。”

“那你……刚才脚痛得很厉害吗？”

“没事啦，我是故意装的。我没有身份证，不这样做，很难出来呀。”她显出很轻松、很得意的样子，像是在公园里悠闲漫步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

欧阳坤滨望着她那轻松愉快的神态，没有答话。他明白刚才日本宪兵免了对他俩的检查，唯一的理由，就是他这种十足的绅士派头，加上她那不同常人的高贵气质。走了一段路，两人几乎同时站住，欧阳坤滨望着她，有些恋恋不舍地说：“王小姐，我们就此分手呢？还是我送你？我们应该找一家饭馆，或者酒店，庆祝我们相遇、相识，而又出色的表演了一场滑稽戏。”

欧阳坤滨虽这么说，眼睛却没有注视她，而是朝街上乱瞅，他想尽快离开她，去办自己的事。

王艺枝猜出他的用意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欧阳先生，我们既然相识，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她朝路边一招手，一个洋车夫急忙跑来。王艺枝上了洋车，又朝欧阳坤滨微微一笑。

“祝你一路平安。”欧阳坤滨也用微笑来回答她。

欧阳坤滨看她走远，站在这里没有动，他在等孙涛。他临来青城时，给妹妹欧阳坤英来过信，告诉说家里有个病人，急需一种药，需要他来青城配药治病。

究竟是谁病了？欧阳坤英猜了半天没有猜出。她知道哥哥办事谨慎，从来不把事儿说明白，总是让人费猜测。她已经五年多没有见到哥哥了，现在他要来青城，兄妹团聚，这种喜悦的心情，她早已按捺不住，所以就催促丈夫孙涛早去火车站接欧阳坤滨。

孙涛知道日本人最近封锁了火车站、码头，对来往的人实行严格检查。原因之一是上个月日本军营的一座小型火药库半夜起火爆炸。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日本宪兵在青城疯狂的搜捕，前

天还在海滩上枪决了几个中国老百姓，说他们是共产党，是炸毁军火库的罪犯。

孙涛知道乡下人是没有身份证的，怕欧阳坤滨走不出火车站，所以就带了几个兄弟来当帮手。

不出他的所料，火车站果然戒备森严，来往的旅客都要检查证件。孙涛发现欧阳坤滨后，就同这帮兄弟假意斗殴打架，以便搅乱秩序，让欧阳坤滨安全出火车站。他没有想到目的没有达到，反而被日本宪兵的枪托砸破了脑袋。他率众弟兄撒走后，去医院包扎好伤口。

现在他又来到火车站，怕这破头破脸的不方便，就戴了顶毡礼帽，紧压眉眼，坐在一辆洋车上，眼睛时刻盯着火车站出口。他知道欧阳坤滨有较深的武功，关键时候，会硬闯出去。那么，他在这里会随时接应欧阳坤滨，离开火车站。

现在他看见欧阳坤滨偕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出火车站，就没有冒失地上前去接欧阳坤滨，而是偷偷地跟在后面观察。

孙涛看见那女的坐上洋车走了，才拉洋车来到欧阳坤滨面前，亲热地说：“欧阳大哥，上车吧。”

欧阳坤滨看见孙涛，惊喜地说：“啊也！孙涛，你可来了，把我急坏了。”

孙涛笑笑，回答：“我早来了，看见你同那个女人在一起，咱不摸潮水，没有敢上前，一直跟在你身后头呐。”

欧阳坤滨点点头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她帮了我的大忙，不然的话，这火车站可真难出啊！”

孙涛笑了笑，用毛巾拍打一下洋车座上的尘土，眼睛往四处瞅了瞅，说：“快上车吧，咱回家再唠。”

欧阳坤滨坐上洋车，孙涛回头嘱咐说：“大哥，坐稳了，有事有我应酬，你就睡一觉吧。”

欧阳坤滨点头答应，刚才在火车站闹了一场虚惊，这会儿感

到心内踏实了，他就闭上了眼睛。下一步该怎么走？他想起妹妹，还有孙涛，有他俩帮助，再加上自己的功夫，在青城大闹一番……他想着想着，竟真的睡着了。

2

欧阳坤滨到大街上转了一会儿，觉出青城的情景同以前大不一样。店铺里冷冷清清，连那挺有名气的寓春楼茶馆也关了门。听妹妹欧阳坤英说，日本人抓走了寓春楼的老板，原因是寓春楼集说书、唱戏、杂耍于一体，集结暴民搅扰市面秩序。日本人不准中国老百姓结社集会，如果谁在街上三五成堆说悄悄话，被日本宪兵巡逻队看见，轻的挨一顿毒打，重的就拉到海边沙滩上枪决。街上的行人，个个神情惶惶，有日本宪兵队打着太阳旗走过，老百姓就得站住，鞠躬哈腰。

五年前，欧阳坤滨 19 岁，跟师傅闯江湖来这里卖艺，结识过不少豪门义士。妹妹欧阳坤英远嫁这里，是当时在这地盘上红极一时的蛟龙帮小头目陆大虎牵的红线。陆大虎是孙涛的把兄弟。那时孙涛同欧阳坤滨十分相好，两人经常在一起磋商武功。欧阳坤滨家乡闹灾荒，爹被饿死，欧阳坤英领娘来找他。没地方住，就暂住孙涛家里。孙涛兄弟俩，从小父母双亡，衣食全靠这兄弟俩自己操持，添了欧阳这家人，兄弟俩不仅能回家吃上热饭热菜，衣服脏了、破了也有人洗补。孙涛兄弟俩也很尊敬这家人。这两家人在一起过得红红火火。日本人的侵占这里，市面上很不太平，欧阳坤滨的娘要回老家。当时孙涛已同欧阳坤英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他俩的事，两家人都知道，只是都不愿先提出来。欧阳坤英是走

是留，成了孙涛的心病。最后鼓足勇气去找陆大虎介绍这门亲事。欧阳坤滨的娘同意这门亲事。孙涛和欧阳坤英办完喜事，欧阳坤滨和娘才回到乡下。

欧阳坤滨转了半天，往日那帮朋友都已经东奔西散，陆大虎也于去年秋天因偷日本人的军用物资，被捉去枪决了。

欧阳坤滨回来，妹妹欧阳坤英早已做好午饭在等他。她告诉哥哥，没事不要去街上，日本人随时乱抓人。抓去的人大都关在劳工所，准备运到日本国去做苦役。这消息使欧阳坤滨精神大振，详细询问劳工所的情况。欧阳坤英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他，同时还告诉他，蛟龙帮里孙小狗、张四猫昨天就失踪了，很可能也被抓进劳工所了。

正说着，孙涛提着一瓶酒进来说：“哥，今中午咱喝几盅，我还买了包驴肉。”

欧阳坤滨看见驴肉笑起来，想起那次和孙涛买清山寺老和尚的驴肉发生的事情。清山寺在离青城不远的紧傍海边的那座山上。因小和尚不慎引起火灾，烧掉一侧大殿。兵荒马乱时期人心惶惶，老百姓没有心思去捐钱修庙。因此和尚们四处散去，唯有一年过花甲的老和尚投亲无门，仍在寺里栖身。断了香火，就断了和尚的衣食。老和尚靠上街化缘为生。有家大户人家，死了头驴，就赐给上门化缘的老和尚。老和尚亦不管佛门戒律了，填饱肚皮要紧，就找人运回寺院，宰杀煮熟拿到集市去卖。和尚卖肉吸引不少的人围观，也有好行善事的人前来买肉。孙涛听说后，知道欧阳坤滨喜欢吃驴肉，上午在码头上帮船主卸货挣了几块钱，就拉着欧阳坤滨来到老和尚的肉摊前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众人评说不一，沸沸扬扬。老和尚看见这些人，听见这些评论，很恼火，又不能发泄出来，只好反复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”

孙涛掏出钱高声地说：“师傅，买两斤肉！”老和尚听见，喜上眉梢，急忙收下钱割下一块肉，没有称就给了孙涛。

孙涛问：“师傅，这肉怎么不称？”

老和尚回答：“小施主，这肉足有两斤重。出家人以慈善为本，做生意本是出于无奈。”说完，羞愧地闭上眼睛。围观的人爆发出一阵哄笑声。

孙涛看见老和尚脸上所露出的羞愧，与这些围观的人有关，因此豪气大发，指责这些人：“你们这些人不知好歹，大师傅卖肉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有人接着孙涛的话，搭上腔：“好看，就瞧这个热闹，青山寺的老和尚不守清规，贪图富贵，也做起生意，这不是大新闻吗！”说这话的人孙涛认识，所以他拉起欧阳坤滨的手就要离开。蛟龙帮有条规矩，同所有来往的人，遇事不准争斗。这说话的年轻人，是青城有名的绸缎庄沈老板的独生子。绸缎庄的沈老板同蛟龙帮的龙头老大有来往，逢年过节，沈老板总是派人来向蛟龙帮送礼。蛟龙帮同绸缎庄关系密切，孙涛理应避开。

沈大福却走过来拦住孙涛：“小兄弟，听说你的功夫现在长进不少？”说着拽起孙涛的左臂就要动手，被欧阳坤滨反手掴了一耳光。欧阳坤滨看见孙涛今天如此软弱，早已恼火，趁势给沈大福一点颜色瞧瞧。

沈大福挨这一耳光，确实恼火。没想到先出手的竟是个陌生的青年。他本来想羞辱孙涛一顿，回报孙涛的弟弟孙民痛打绸缎庄小伙计的仇。他知道孙涛不敢出手打他，十分大意，所以也没预防，白吃了这个亏。

欧阳坤滨拉开架势，等待沈大福出手。沈大福看见欧阳坤滨这架势，知道这位武功不一般，真争斗起来，不知鹿死谁手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他朝欧阳坤滨拱起手说：“这位小兄弟，想动手，这里不是地方，有本事约定地方，你家大爷陪你玩玩。”

孙涛此时早已闪到一边，知道欧阳坤滨同沈大福动起手，这沈大福是吃不完的苦头。

“好吧，今天晚上在城东土地庙前见。”欧阳坤滨很干脆的说。同时仰起脸傲视沈大福，似乎在说：今晚让你知道小爷的厉害。

沈大福朝孙涛狠狠瞪了一眼，只见他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气，不敢再停留领着绸缎庄的几个伙计，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。

老和尚也不卖肉了，收拾起摊子，告诉欧阳坤滨：他那里有本书，专讲武功的，如果需要就同他一块去清山寺。欧阳坤滨要去清山寺，孙涛怕沈大福恶人先告状，要去蛟龙帮说明此事。孙涛先走了。

欧阳坤滨替老和尚挑着肉担子，来到清山寺。老和尚问明欧阳坤滨跟谁学过武功，又让他练习了几路拳脚，老和尚甚觉满意。只是欧阳坤滨年龄小些，练功时间又不长，自然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指出欧阳坤滨所练的这几招拳式中的纰漏之处，方从小木匣中取出一本很薄、纸张已发黄的书，神情严肃地告诉欧阳坤滨：这本书就是失传多年、武林中外人人皆知的玄黄神功。老和尚告诉欧阳坤滨练功要领，吩咐练此功必须每天黄昏时，空腹，找清静偏僻的地方。

欧阳坤滨牢记老和尚的教诲，每日刻苦练功，半月后，他上清山寺再找老和尚请教练功时产生的疑问时，看见这老人家已经坐禅圆寂多日。为报答老和尚的授书之恩，欧阳坤滨把老和尚的遗体埋葬了。

现在欧阳坤滨来青城，还特意去老和尚的坟前祭奠。

欧阳坤滨把酒菜端到桌上，孙涛刚端起酒盅，孙民一溜小跑进来。他大汗淋漓，气喘嘘嘘，还没进屋，就喊起来：“大哥，大哥，龙头老大让你快去，帮里出事了。”

孙涛放下酒盅站起来：“欧阳大哥，你慢慢喝，我一会就回来。”

孙民朝欧阳坤滨笑笑，说：“欧阳大哥，今中午只好失陪了，帮里有人被打伤，龙头老大正调弟兄们去报仇。”

欧阳坤滨见孙涛没有穿上衣就走，喊住他。她一手拿着衣服，

一手拿着条毛巾，衣服给了孙涛，毛巾给了孙民，让他擦擦汗再走。孙民朝嫂子笑笑，算是表示感谢。

等这兄弟俩出去，欧阳坤滨说：“这蛟龙帮里整天事情还真不少。”

“现在人马增多了，地盘也大了。龙头老大庇护帮里人很厉害。陆大虎被日本人抓去杀了。龙头老大坚决要为陆大虎报仇，同日本人较量。孙涛上个月当上小头目，接管陆大虎的地盘。”

欧阳坤滨又问些日本人占据青城以来的事。欧阳坤英把知道的事，细细说给他听。欧阳坤英说完，他也就吃完午饭。他告诉欧阳坤英，这几天有些劳累，就回到暂时住的屋里去休息。

傍晚，孙涛兄弟俩回来时，欧阳坤英已准备好酒菜，没等她去叫，欧阳坤滨已经进屋。

酒过三巡，孙涛告诉欧阳坤滨，蛟龙帮今天又失踪了三个弟兄。龙头老大已下号令，要千方百计找到这些失踪的弟兄，找不到活的，能找到死的也行。否则蛟龙帮没有脸面在此地生存。由于接连失踪帮里的人，龙头老大感觉到这事同日本人有关，要帮里的人时刻小心，不准单独行动。

这酒喝了不到一小时，孙涛用手捂住酒盅，声明他的身体不舒服，不能再喝。孙民同欧阳坤滨又喝了几盅也告辞去蛟龙帮，他声称今晚轮到他在帮会里值更。

欧阳坤滨已有几分醉意，站起来东摇西晃，孙涛把他送到他住的屋里，他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。孙涛把门轻轻关上，回到自己住的屋里。

今晚又是一场漫漫大雾，四更天时更是雾气腾腾，整个青城被大雾弥盖隐藏起来。这初春的海滨在这漫漫的雾中，掩饰不住她的肢离破碎的身躯，像火车站鼓楼上的时钟，发出黎明前最黑暗的哀叹。这雾掩盖着邪恶丑闻，也蕴藏着光明。在这黎明前的曙光中，一个影子敏捷的闪过，攀上一座高墙。高墙里是一片狭

长的建筑物。不注意看，这片建筑物是座平房，其实这是座水泥与砖结构的二层楼房，一层楼房是在地下，顺着这座楼房最南边的楼梯往下走，楼梯口一间房子里此时灯光如昼，门口还站了两个头戴钢盔、手擎刺刀闪闪步枪的日本宪兵。这黎明时刻最难熬，其中一个日本宪兵不断打着哈欠，疲倦的来回走动，似乎在驱赶困意。

墙上趴的这人是欧阳坤滨。四周的环境他看的明白，正准备往墙下跳的时候，又看见从墙的另一端落下两个人影。见有人来了，欧阳坤滨便紧贴着墙头趴着一动也不动。这两个人影落地无声，又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这座建筑前。此时那个来回走动的日本兵已转身往回走，这两个人影，抓住时机跃起来，又悄无声响的落进一层楼房里。

欧阳坤滨趴在墙上纳闷：这究竟是什么人深更半夜闯日本人的劳工所？这两人莫非同自己一样来找人？或许是日本人的一种特殊机关？这两人不仅熟悉地形，而且轻功很好，属武林高手。就凭这两人落地无声的功夫，也是一绝。欧阳坤滨听师傅说过：“踏雪无印”的轻功，属上乘武功。他正想下去探个明白，忽听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。这两条人影也倏地从底层楼里跳出来。吆喝声惊动日本兵，一个日本兵端枪冲过来。这两人没有惊慌，也不恋战，迅速朝墙根跑去。欧阳坤滨吃惊，看见站在楼梯口的一个日本兵正端起枪朝这两人瞄准，这两人离围墙还有七八米远。欧阳坤滨不由地把手一扬，一颗六角形暗器，夹着风声，尖叫着射向日本兵。这个日本兵闻声倒地，面门开花，鲜血四溅，立时气绝。

劳工所乱了营，一群日本兵冲过来。此时这两人已跃上墙头，随之跳出墙外，消失在黑夜的大雾中。欧阳坤滨往墙外落时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在前面飞跑，他朝这个人影追踪下去。

天空放亮时，欧阳坤滨已跑得浑身是汗，仍然距这个人影有50余米远。他提起口气，又飞快追赶。这个人影像是知道后面有

人跟踪，因此也加快速度，仍然与欧阳坤滨保持 50 余米的距离。

远远的，欧阳坤滨看见这人影跑进一片小树林。等欧阳坤滨追到这里时，人影早无踪迹。欧阳坤滨站住，朝这片树林窥视，他觉出这人不像是个男的，有点像女的。

3

孙涛醒来看看墙上的挂钟，急忙穿衣服下床，欧阳坤英进来说：“昨晚回来那么晚，再睡一会吧，才八点钟。”

孙涛问：“孙民来了吧？”

“没来，平常他都是来吃早饭，我担心他……”欧阳坤英忧心忡忡，看见孙涛的脸色不正常，又把话咽下去。知道此时不该乱猜疑，说不吉利的话会引起孙涛不安。

“不会出什么的。”孙涛嘴上这么说，心里也忐忑不安。昨晚夜闯劳工所，去寻找失踪的孙小狗、张四猫，想不到半路出差错，被日本人的巡逻队发现，幸亏他俩手脚麻利，也幸亏有位英雄在暗中相助，向日本哨兵施用了暗器，他俩才逃出劳工所。他又怕日本人阻截，就同孙民分开，朝不同的方向跑。他想，要抓就抓住一个，不能让日本人一锅端了，要留下个报信的。现在不见孙民回来，他越想越担心。

欧阳坤英把饭菜端上桌说：“等会儿再吃，我去叫大哥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他，才想起欧阳坤滨到现在还没有起床。昨晚欧阳坤滨喝了多少酒，他心里有数，但看见欧阳坤滨醉成那个模样，又有些怀疑，莫非欧阳坤滨酒量真不行了？

欧阳坤滨走进屋，朝孙涛歉意地笑笑，说：“孙涛，我现在酒量不行了，在酒席上，你应称老大；你看，半斤老白干，就把我